

孟华

平从山

【梁羽生小说全集】

上冲

# 牧野流星

下册

正在为这奇丽无俦的景色神迷目眩之时，  
听得山摇地动的时  
举目一看！不由得

候好像万马奔腾之声  
大吃一惊！只见一群  
下来，好像是在追赶什

向前奔驰，横冲直撞，小一

所过之处，沙石走，端的比

比骆驼还

孟华桑达儿

有避之则吉，万万不可拖

它们

因为它们

所以猎人

虽然犀牛是一

着孟华所在的

是下了坐骑

牛过后，便

牛聚集在一

狮猎虎，就是不

名贵的药物。幸好这群野牛不是朝

来，但孟华也怕给它们发现，于

人头的茅草丛中，准备群

个方向逃跑。忽见那群野

取于猎

十分

向冲

在高逾

另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野流星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2006.5 重印)  
(梁羽生小说全集)  
ISBN 7-80521-651-7

I. 牧 ... II. 梁 ... III. 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0670 号

作 者: 梁羽生  
责任编辑: 胡开祥 丁树伟  
装帧设计: 区 洋 蔡 徽  
制 作: 黄桂玲  
出 版: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 编: 510600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http://www.tourpress.cn)  
印 刷: 广东省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大道  
960 × 1240 毫米 32 开 34.625 印张 959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21-651-7/I·271  
定 价: 62.00 元 (上、中、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 第四十四回

### 欲雪师冤来赴山 却逢妖孽上名山

从他们下山那天起，一连十几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北国的春天虽然来得迟，草原上也能够见到不知名的野花。这一天他们在草原上并辔同行，罗曼娜兴致勃勃要和桑达儿赛跑。桑达儿笑道：“好呀，但这次我追上了你，你可不能用皮鞭抽打我了。”

罗曼娜面上一红，说道：“又不是玩刁羊的游戏，我省点气力不好，我才懒得鞭打你呢。”

桑达儿想起“刁羊”之事，笑道：“那晚我真怕你的皮鞭要落在别人身上，落在孟大哥身上那还罢了，要是落在那姓段的小子身上，可就遭透了！”罗曼娜天真烂漫，想起那晚事情，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也还是格格的笑了起来，笑得十分开朗。孟华早已习惯了他们的纯真和爽直，也就不觉得尴尬了。

罗曼娜笑道：“我才不会上那骗子的当呢，不过我倒很想把他狠狠的打一顿，当然不是在刁羊的时候。至于孟大哥嘛，可惜他早已有了意中人，我想打他，他也不能让我的皮鞭落在他的身上。”

桑达儿道：“对啦，孟大哥，你几时和那位心爱的姑娘来我们这里，我们特别为你开一次刁羊大会。”

孟华笑道：“多谢你们。不过我们汉人的规矩和你们不同，妻子是不能打丈夫的。”

桑达儿道：“那你们怎样表达情意？”

孟华道：“两情相悦之时，用不着说出来，对方也会懂的。”

罗曼娜噗嗤一笑，说道：“是呀，你当别人也是像你这样笨么？”

孟华给她挑起话题，不觉又想起了金碧漪来了。“不知她会不会跟父亲到崆峒山去，但愿能够在那里见得着她。金大侠已经知道女儿心事，和江家的婚姻之议想必也已打消了吧？但愿这次



重逢，不再好事多磨。”

罗曼娜好似知道他的心思，笑道：“都是我的不好，惹起你的相思病了。来，你也参加我们赛马，解解闷儿。”

孟华说道：“你们玩吧。我给你们留心，看看能不能猎到一头山羊。”

罗曼娜诧道：“要来做什么？”

孟华笑道：“充作家羊，给你们再玩一次刁羊游戏呀。”

桑达儿和罗曼娜嘻嘻哈哈的追逐起来，忽见一头野猪在山边的乱草丛中出现，桑达儿笑道：“可惜不是山羊，不过野猪肉更好吃，我打下来，今晚请你们吃烤野猪大餐。”

罗曼娜叫道：“呵，它已经跑上山坡了，你还不赶快射它？再迟，它就要逃得无影无踪啦！”

桑达儿笑道：“它跑不掉的，瞧我的神箭！”他有意在罗曼娜面前显显手段，马儿跑得快，在马背上张弓搭箭，刷的一箭就射过去。

弓如霹雳，箭似流星，这一箭直射到百步开外，眼看就要射中那头野猪，山坡上忽地也有人一箭射将下来，两枝箭在空中碰个正着，一齐落下。那头野猪还未来得及窜入乱草丛中，连珠箭跟着射来，立即把它射翻了。

桑达儿吃了一惊，赞道：“好箭法！”心里想道：“这人箭法更胜于我，不知是谁？”

心念未已，只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哈哈笑道：“是桑达儿吗？”山坡上出现了一小队人马，为首的是个年约五十左右，身体魁梧的哈萨克人。

罗曼娜又惊又喜，叫道：“爹爹，你怎的跑到这样远的地方打猎？”原来这人正是她的父亲罗海。

罗海突然见着女儿，更是欢喜无限，说道：“你们都回来了，还有一位……”

罗曼娜笑道：“还有一位贵客，正是你想见的！”说话之间，孟华亦已来到。

罗海大喜道：“我还担心你们找不到孟少侠，未能上到天山，



就碰上坏人呢！想不到你们已一起回来了，这我可放心啦。”

罗曼娜说道：“好叫爹爹欢喜，那个红发妖人早在天山打死了，只跑了那姓段的小子，谅他也不敢再到咱们那儿捣乱啦。”她把找寻孟华的经过告诉父亲之后，问道：“爹爹，你们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我想，该不会真是打猎吧？”原来跟随她的父亲一起来的这十多个人，都是部落中的重要人物。

一个长老笑道：“当然不是为了打猎，你爹爹是去举行就职大典的。”

罗曼娜怔了一怔，说道：“就什么职呀？”

那长老笑说道：“咱们哈萨克族人的总格老呀！你还不赶快向你爹爹道贺。”

原来哈萨克族的老酋长年过七旬，早有退休之意，两个月前，他按族中规矩，召集各个部落的首长推选继任人选，结果是一致推举瓦纳族的酋长罗海担当。

哈萨克族是回疆最善战的民族之一，若是哈萨克族团结起来，足可以成为抗清的一支劲旅，孟华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十分欢喜，连忙和罗曼娜一同上去道贺。

罗海说道：“我本来不敢担当这一重任的，但转念一想，要是我做了本族的格老，我可以和你们在柴达木的义军合作得更好一些，大家携手抗清，彼此都有个倚靠。我是想到了这一点，因此才答应的。”这正是孟华心里希望的事，从罗海口中先说出来，孟华不由得大喜过望，说道：“我把这个喜讯带回柴达木去，请冷头领派出一位正式的使者来和你定盟。这里我先向你道谢。”

罗海哈哈笑道：“咱们是彼此帮忙，道谢什么？再说，也用不着正式的使者了，我和你说了就算数。不过，你要是要弄个仪式以昭郑重的话，那么我也正想请你到苏克昭盟去，请你参加我接任格老的典礼，典礼过后，我和你歃血定盟。”

孟华说道：“本来我应该前往参加盛典，更应该在那天向你正式道贺的，不过，很不凑巧，我有另一件紧要的事情必须先到的地方去一趟，只好向你老人家告罪了。”

罗海说道：“既然你另有要事，那我也不便勉强你了。不过现



在天色已晚，你要赶路，今天也不能多走几里了。不如就在此地歇一晚如何，我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

孟华答应下来，跟着问道：“是什么好消息？”

罗海笑道：“我们的规矩，有好消息要喝酒庆祝的。待咱们喝酒的时候再说吧。”当下分派人手，一面搭起帐篷，一面生火烤那野猪。

他们携带有几个大皮袋的奶酒，野猪烤熟，大家在草原席地而坐，拔刀割肉，捧着皮袋大口喝酒，倒是另有一番风味。

罗海有了酒意，兴致更浓，哈哈大笑道：“说起这个好消息，我还得先多谢你呢。”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这好消息和我有何相干？”

罗海道：“那个红发妖人和那姓段的坏小子是为了三个原因，才躲在我们这许多时候的。他们说的秘密，给你听见，你告诉了冷姑娘，冷姑娘后来告诉我的。你还记得这件事么？”

孟华说道：“记得。”

罗海说道：“那你再说一遍。”

孟华说道：“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早已料你会继任格老，姓段那小子想骗你的女儿，以便他将来好在回疆称王；第二个原因是想把那本波斯文的武功秘笈弄到手；第三个原因是他们知道你们那个地方有个玉矿，一直还未有人发现。”

罗海冷冷笑道：“他们处心积虑想害咱们，想不到咱们却是因祸得福。我如今有了女婿；那本波斯文的武功秘笈是到了你的手中；一直没人发现的那个玉矿在我动身之前恰好也发现了。你说，我岂不是要多谢他们间接告诉我这个秘密么。”

孟华笑道：“不错，我也得多谢他们呢，格老，你们发现了这个玉矿，你们的老百姓以后的日子也可以过得更好了。当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呀！”

罗海继续说道：“这玉矿我准备在回去之后，便即进行开采，要是开采成功的话，将来还得请你们在柴达木的朋友帮忙把这些玉石向外面销售。这样不但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好一些，义军的军饷大概也可以不成问题了。”



孟华说道：“好，我会把格老这个计划带回去给冷头领的。”

罗海说道：“好，祝咱们合作成功。”与孟华干了一杯之后，继续说道：“我希望你能够尽早来到我们那儿，我们的刁羊大会还有几个月又要举行了。这次我还希望你带了你的心爱的姑娘一起来。”

罗曼娜笑道：“爹爹，我早已代你邀请他了。但你可知道他的心爱姑娘是谁么？”

罗海笑道：“你这样说，想必他是已经告诉你了。快点说给爹爹知道。”

罗曼娜道：“你听了一定欢喜，孟大哥的意中人就是金大侠的女儿！”

罗海道：“是金逐流、金大侠么？”罗曼娜笑道：“除了他天下还能有哪个姓金的配称大侠？”

罗海大喜道：“这太好了，金大侠和令尊一样，正是我们所佩服的汉人英雄呢！”

说至此处，罗海想起一事，笑道：“不是你提起金大侠，我几乎忘记了有一件事情还要告诉你们呢。”

罗曼娜道：“什么事情？”

罗海说道：“金大侠的一个徒弟半个月前曾打咱们那儿经过，他是来打听他的师兄亦即金大侠的儿子的消息的。不过金大侠的儿子几时来到回疆，我却不知。”

孟华道：“这人是不是名叫江上云？他是金大侠的二徒弟。”

罗海说道：“不错，他也向我打听尉迟大侠和你的消息，我说你已经到天山去了。你没碰上他吗？”

孟华说道：“没有。不过我却曾碰上他的师兄。”

孟华说起金碧峰在雪山上被一群犀牛攻击，自己恰好和他碰上，救他脱险之事，听得众人都是咋舌不已。

孟华说道：“讲起这件事情，我还应该向你道歉呢。”

罗海怔了一怔，说道：“你救金大侠的儿子，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向我道歉？”

孟华说道：“不是救人之事，是我借你的那匹坐骑之事。不过



这两件事情有点连带关系。”

罗海想了起来，说道：“对啦，我正想问你，你怎的换了坐骑？”

孟华说道：“我这匹坐骑，已经换了第三次了。最先是你借给我那匹坐骑，途中遭遇坏人伏击，不幸被射杀了。但后来我在天狼部得到江布的一匹名马，本来想把那匹马偿还你的……”

罗海不觉又是怔了一怔，说道：“且慢，江布是西藏著名的恶霸，怎的你和他会有交情呢？”

孟华笑道：“那匹坐骑不是他送给我的，是给我抢来的。这个大恶霸也是我的仇人呢。”当下把江布如何逃到回疆，如何和清廷的大内高手勾结，来到天狼部，想煽惑天狼部的酋长与义军为敌之事原原本本说给罗海知道：“他逃到天狼部，正是应了一句老话，天堂有路他不进，地狱无门他偏进来。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在那里会碰上尉迟大侠和我。结果是鹰爪侥幸逃脱，他被我们擒获。天狼部的新格老将押回西藏，交给他祸害最深的仇家了。他平生最喜爱的那匹名马就归我所有了。”众人听了江布的下场，都是大为称快。

孟华继续说道：“我本来想把江布那匹坐骑偿还你的，但因金碧峰摔坏了腿，我送给他了。”

罗海哈哈笑道：“这件事你做得好极了，我那匹坐骑本来是送给你的，要什么‘偿还’？你这样说，那反而是把我当作外人了。”

第二天一早，孟华与罗海父女道别，罗曼娜与桑达儿依依不舍，又送了他一程。临别说道：“孟大哥，你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只请你记得，你和那位金姑娘一起回来。”孟华说道：“我会回来的，我也永远记得你们珍贵的友谊！”

他不用送罗曼娜回乡，时间是更宽裕了。此时才是正月下旬，距离崆峒之会，还有将近五十天的时间，用不着心急赶路了。不过在他知道江上云的消息之后，心潮却是起伏不定。

金碧漪的哥哥已经谅解他了，那个骄傲的江上云对他是否还有敌意呢？

不错，金碧漪的父亲是已经知道女儿喜欢他，而且也曾向他





透露过口风，暗示可以答应他们的婚事了。但也只限于“暗示”而已，并未成为定局。假如江上云坚决不肯放手的话，凭着江家和金家的深厚交谊，如果江海天亲口为他的儿子向师妹求婚，这事情会不会有变卦呢？

当然，即使有这种最坏的情况发生，孟华相信也不过只是多添一点磨折而已，只要金碧漪真心爱他，哪怕更多磨折也阻挡不了。不过却难免彼此心上都有疙瘩了。

“金大侠派他的儿子到天山，只是为了邀请唐掌门在今年前辈女侠吕四娘的百年忌辰之时，到氓山扫墓。同时也是为了藉此机会，让儿子谒见这位当世的武学宗师而已，并无什么特别的使命，用不着过了一些时候，又加派江上云来的。江上云本来应该跟师父和师妹回家，为什么他却又独自来到回疆？是他半途和碧漪闹翻了？还是为了其他我未知道的原因呢？”孟华不觉有点猜疑不定了。

忽地他又想起了邓明珠来：“那位邓姑娘虽曾因议婚不成之事恼恨江家，但江家根本未知道这件事情，这只是江上云的师兄替他自作主张拒婚的。那次在昭化相逢，江上云误会她是爱上了我，责备我用情不专，甚至因此要取我的性命，他是为师妹呢？还是为了邓明珠呢？或许他对邓明珠也不是完全无意吧？碧漪准备等待机会，就向父亲和她的江师伯重提邓家这门亲事的，不知她说了没有？那位邓姑娘现在也该回到她的家乡了吧，要是这门亲事能够撮合成功，那就好了。”

三师父那件错综复杂的疑案令他忧虑不安，加上对金碧漪的相思，又加上江上云突然在回疆出现在他心头抹上阴影，孟华和桑达儿、罗曼娜分手之后，独自一人回去，不觉是更加心事重重了。

这一天他走到罗布泊，那已经是接近甘肃省境的地方，大约还有不到十天的路程，就可以踏进玉门关了。

但这段路程却特别难走，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沙漠地带了。虽然还不能算是“不毛之地”，大地上已经很难看见碧绿一片野草了。沙漠的气候也很特别，时节虽是早春二月，早晚都很寒冷，



但中午却是骄阳好像火，似夏天了。

天有不测之风云，这日中午时分，孟华骑着马在沙漠上行走之时，忽然碰上一阵狂风。

中午时分，漠漠黄沙，骄阳似火。大地都好似喘不过气来，一切都好似静止了。没有静止的只有流沙。

但狂风一起，天地登时变色。本来就没有静止过的流沙是更加乘着狂风肆虐了！

狂风一起，流沙四散，俨若惊涛。风沙起处，阳光也染成了一片黄。黄沙漫天的迷离烟雾之中，略略带着一些淡紫的轻蓝色。远远望去，就好像那遥远的地方是一个浩瀚的美丽的海洋。

这是天地间罕有的奇观，但也是旅人最怕碰见的景象。饶是孟华胆大，也不禁心战神摇，想道：“怪不得古人称沙漠为瀚海，但可惜这个美丽的海洋是会淹没人的！”

幸亏桑达儿教过孟华应付风沙的法子，孟华连忙下马，逆风而行，找到一个泥土比较坚实的小丘旁边伏了下来，人马拥在一起，躲在马腹下面。

也幸亏这阵狂风还不是最厉害的“龙卷风”，要是碰上“龙卷风”的话，整个商队，连人带马，往往都会给流沙活埋的。

应付虽然得宜，还是躲避不了风沙的袭击。大片大片的黄沙落下来，孟华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了。好在他内功深厚，在黄沙覆盖之下，闭住了气，实在无法忍耐之时，方始缓缓呼吸。这才没有窒息而亡。

虽然尚未至于窒息，但和给“活埋”也差不多了。

孟华心自暗暗叫苦：“要是狂风不停，再过半个时辰，只怕我是性命不保了！”

还好，正在他快要昏迷的时候，狂风止了。孟华拨开覆盖身上的浮沙，深深的吸了几口气，精神恢复一些，跟着把坐骑从浮沙中拉出来，可怜那匹马已是死了。

在踏入沙漠地带之前，孟华早已准备有充足的干粮和食水，食水是装在有伸缩性的皮袋里的，倒还没有给流沙挤裂，孟华喝过了水，吃过干粮，休息一会，气力多了几分，心中苦笑：“虽然



失了坐骑，总算躲过一场灾难。”

正在他站起来，准备继续前行之时，忽听得有微弱的声音呼唤：“救、救命！”

孟华循声觅迹，找到了那个人。但只能看见那个人的头部。原来他是陷在流沙之中，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此时狂风虽然止了，流沙还没有停止移动，就像水在地面上流过一般。孟华曾经读过前人旅行沙漠的游记，想起有关瀚海流沙的几句描写：“积河成阜，状如惊涛，遇风则流，乍聚乍散。”和眼前的情景印证，果然一般无异。那人陷溺之处，正是流沙卷成的一个漩涡的中心。

本来可以等待一些时候，等到流沙移动缓慢，那个“漩涡”静止之时再去救人的。但他可以等，那个人却恐怕等不了这许多时候了。孟华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懂得武功，懂得武功，也不知是否能够像他一样，有上乘闭气功夫，可以在流沙“活埋”之下，拖延半个时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孟华明知此际救人，自身恐也难免危险，也只好冒险救人。当下提一口气，施展“踏雪无痕”的上乘轻功，径奔过去。

哪知流沙比雪更难乘得着足，他纵能“踏雪无痕”，也不能在流沙上站得着脚。他一个起伏，脚尖刚刚沾地，就陷进了半条腿。幸亏陷溺未深，孟华忙拔脚倒跃，使出浑身气力，身形疾向上冲，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这才离了那个漩涡的中心，抹了一额冷汗。

那人双眼不能张开，但已经知道是有人来了。可在叫道：“救命，救命！”话犹未了，身体又向下沉，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头顶露在浮沙外面了。

孟华叫道：“别慌，我会救你的！你沉住气，把双臂伸出来了！”过了一会，果然看见那人把双臂伸了出来，而且还会挥舞。孟华稍稍松了口气，心里想道：“此人在漩涡中心，经过这一场狂风的风沙袭击，居然还没有死，看来他的内功也是相当不弱。”

离开那个漩涡约莫三丈开外，有一块石头，不过孟华要跳上那块石头，中间还有一段尚在移动的流沙“河沟”，孟华以长剑当



作拐杖，看准“河沟”中有小石头之处，便以剑尖一点石头，借劲再跃，终于跳上了那块石头，和那个人的距离近许多了。但在三丈开外，还是无法救他。因为在那人的身边，是无法立足的。

孟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脱下披在身上的一件羊皮袄，撕成一条条联结起来，当作长绳使用，抛将过去，喝道：“抓住！”试了几次，那人终于抓住了绳子，孟华使劲一拉，把他拉了起来，脱离了最危险的漩涡中心，最后把他扶上了那块石头。可怜那人已是状若死人，奄奄一息了。

孟华提起水囊，灌他喝了几口水，那人才渐渐苏醒过来，说道：“多谢你救命之恩，请问恩公高姓大名。”

这人和孟华一样，在沙漠的风暴过后，脸上满是尘沙，彼此都看不见对方的本来面目。但孟华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个和尚，因为在他亮得发油光的秃头上，有三点被香火烧过的疤痕，尘沙也掩盖不了。

孟华听得这和尚的声音似曾相识，不觉心中一动，先不答话，却掏出一条手帕，湿了水把他脸上的泥沙揩拭干净，在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之后，不由得吃了一惊，喝道：“哦，原来你是白山和尚！”

白山和尚乃是吉鸿的党羽，吉鸿是少林寺的叛徒，叛出少林寺之后，在江湖上无恶不作。邓明珠父亲的镖局，就是给吉鸿逼得关门了的，孟华那次在昭化郊外，由于看错了人，把邓明珠误认作金碧漪，跑去追赶她。凑巧碰上吉鸿和白山和尚也来追赶她，孟华曾经和他们交过手的。

不过，吉鸿的无恶不作，是孟华早已知道的；白山和尚在江湖上却还未算得怎样恶名昭彰。最少孟华就不知道，他是直到那次的事情发生，才知道这个白山和尚是吉鸿的党羽的。

尽管作恶有大小之分，但无论如何，他也是救了一个坏人了！孟华想不到自己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冒了那么大的危险，救出来的人，竟然是邓明珠的仇家。这一瞬间，他的惊愕，实是难以形容！

白山和尚神智刚刚恢复，陡然听得他道出自己的名字，这瞬间不由得也是怔了一怔，颤声说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法号？”孟华冷笑道：“你不认得我了吗？睁眼睛看个清楚吧！”说



话之间，跟着也把自己脸上的尘沙洗抹干净了。

白山和尚“啊呀”一声，吓得跳了起来。他气力还未恢复，一下子用力过度，刚跳了起来，又摔倒了。

情知道自己已是无力抵抗，白山和尚爬了起来，涩声说道：“孟少侠，你杀了我吧！”

孟华如何能够对一个气息奄奄的人痛下杀手，当下苦笑说：“我既然救了你，就不能杀你。起来吧，我只要你对我实话实说！”白山和尚只道必死无疑，不料孟华竟是如此宽宏大量，再次道谢之后，说道：“孟少侠，你不问我，我也要对你说实话。”

他还没有问孟华要想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就说下去道：“孟少侠，那天我实是罪该万死，做了吉鸿的帮凶，欺侮你心爱的姑娘。先让你放心，你那位邓姑娘早已平安回到家乡，她父亲的镖局也重开了。”

孟华知他误会，说道：“那位邓姑娘是我的朋友，你别胡猜。不过我也正想知道她的消息，你说下去吧。”

白山和尚只道是孟华害羞，不敢承认，说道：“孟少侠，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从这条路回去，说不定还可以见得着邓姑娘呢。”

孟华说道：“你不是说她已经回家了么？”

白山和尚说道：“她和她那位姓丁的师叔一起，在她爹爹的镖局重开之后，又出来了。孟少侠，请恕我作无厌之求，你肯不肯再帮我一个忙？”

孟华说道：“帮什么忙？”白山和尚说道：“以前是吉鸿要捉邓姑娘，如今，事情却是刚好颠倒过来，邓姑娘和她的师叔，要来追捕吉鸿。我不慎误交匪人，受了吉鸿的牵累，只怕他们亦已把我纳入仇家之列。要是你碰上了邓姑娘，还望你替我善言化解。我确实是知错了。”

孟华说道：“只要你不是口是心非，真正能够悔过，我可以替你说情，免于追究。”

白山和尚得了一颗定心丸，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孟华。



原来邓明珠与师叔回家之后，故意不让外人知道，在她父亲镖局重开之日，吉鸿果然又来生事，结果败在她的师叔丁兆鸣剑下。

白山和尚说道：“实不相瞒，我最初和吉鸿结交，实是由于贪心而起。少林寺的武功名闻天下，我贪图他教我几样少林寺的绝技，不知不觉就上了他的圈套，帮他做了许多坏事。但在邓家的事发生后，我已经知道他是无理欺人，那次他到邓家镖局生事，幸好我没有陪他同去。

“不过，在他失败之后，却要挟我再做他的帮凶，和他联手重斗丁兆鸣。”

孟华说道：“这次你去没有？”

白山和尚说道：“我当然不肯答应他，但他威胁利诱，叫我要摆脱他也摆脱不了。”

孟华冷冷说道：“那么，结果你还是去了？”

白山和尚说道：“幸好在我给他迫得没法的时候，他已是自顾不暇，先要逃亡了。”

孟华说道：“吉鸿这厮既然找你帮手，准备去向丁兆鸣报仇，他必然是自问能有取胜把握的，何以反而又要逃亡？”要知吉鸿已得少林寺的真传，本领委实不弱。丁兆鸣的天山剑法纵然精妙，也不过比他略胜一筹而已。吉鸿、白山和尚和丁兆鸣这三个人的本领，孟华都曾见过，照他的看法，要是吉鸿和白山联手，也应该胜得过了兆鸣的。

白山和尚说道：“这是因为吉鸿作恶太多，要捉拿他的不仅是丁兆鸣，也不仅是邓家镖局有关的人。”

孟华说道：“还有些什么人？”

白山和尚说道：“他是私自逃出少林寺的，你想少林派是天下武学正宗，如何容得一个背叛师门的弟子？何况他逃出少林寺后，还是在江湖上无恶不作呢。”

孟华道：“啊，原来是少林寺派了人要把他捉回去惩治么？”

白山和尚说道：“不错，少林寺早已要清理门户了，以往只因不知他逃到何处，找他不着。这次他在邓家镖局一生事，少林寺的四大弟子便即闻讯来了。吉鸿以往劫过几间镖局的镖，镖行的



人也动了公愤，有十位镖师参加对他的追捕。邓家镖局受过他的害，当然也参加了。邓老镖头镖局刚刚重开，难以抽身，是以叫师弟和女儿替他出马。”

孟华心头大快，笑道：“吉鸿这厮恶贯满盈，也是合当有此报应，不过却是难免连累你了。”

白山和尚叹了口气，说道：“认真说来，我也不算是无辜被累，谁叫我误交匪人呢。不过好在我见机得早，半路上摆脱了他。如今我想回到师父那儿接受我应得的惩罚。纵然师父把我处死，也好过被外人擒获，辱及师门。但追兵是分成几路的，我只怕尚未能回到千佛寺，就给侠义道所擒。”

孟华上次在昭化之时，曾听得白教法王说过知道白山和尚是敦煌千佛寺古月禅师的弟子，古月禅师以戒律精严为人钦佩，和白教法王也有很好交情的。

孟华听得白山和尚这样说，相信他是真正悔悟，于是说道：“侠义道是会分清主从，决不至于乱杀人的。你要是给他们碰上，只要你把现在和我所说的话，对他们重说一遍，相信他们定会对你从宽发落。要是我碰上他们，我也会替你求情。”当下把半袋干粮分了给他，说道：“我不能陪你了，你恢复了气力，就赶快回千佛寺吧。但愿你洗心革面，从此重新做人。”

孟华失了坐骑，只好步行赶路。幸亏在风暴过后，接连几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一路平安无事，走过沙漠地带，踏入甘肃省境。

他无意中得到邓明珠的消息，心中甚是欢喜，想道：“听白山和尚所说，江上云和邓明珠似乎还没见过面。否则吉鸿与邓家结仇之事，江上云有很大关系，白山和尚是应提到他的。江上云两个月前经过罗曼娜那个部落，此时也应回来了。但愿这次他能碰上邓明珠。不过，也许是我先碰上邓明珠也说不定。”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未曾碰上邓明珠和她师叔，却是碰上少林寺两个和尚。是少林四大弟子的尊胜禅师和道显禅师。

本来孟华和他们是并不相识的，但孟华已知少林寺派出四大弟子追捕吉鸿之事，一见这两个和尚在玉门关外的古道上出现，



心中已是猜想到几分，于是故意放慢脚步，注意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果然两个和尚就上来问他：“居士，你在路上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和尚的？”

孟华听了他的描绘，笑道：“我知道你们要找的是谁了，一个是吉鸿，一个是白山和尚，对么？”

那两个和尚怔了一怔，说道：“你怎么知道？”

孟华说道：“两位大和尚是从少林寺出来的吧？”

尊胜、道显名列少林四大弟子，自是武学的大行家，一眼就看出了孟华是个有武功的人，心里不免起疑，但以他们的本领，当然也不害怕面前这年轻人是吉鸿党羽，于是把自己的法号告诉孟华，故意问道：“你怎么知道这许多事情？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你也知道吗？”

孟华说道：“吉鸿本来是贵派的俗家弟子，听说他背叛了师门，两位禅师敢情是来捉拿他回去以便清理门户的吧？”

尊胜禅师道：“不错。你可还没有回答我们呢，你怎么知道这许多事情的？”

孟华说道：“我曾碰上白山和尚，是他告诉我的。不过，我没有碰上你们最想要抓到的吉鸿。”

尊胜禅师面色一变，说道：“哦，白山和尚会告诉你这许多事情，那你一定是和他很有交情的了？”

孟华笑道：“说到交情，我和他是谈不上的，不过我倒想替他求情。”道显禅师脾气比较暴躁，一听此言，就想发作。

尊胜禅师涵养较好，使个眼色，止住师弟，说道：“居士，你要替他求什么情？”

孟华说道：“白山和尚虽曾助纣为虐，如今已是自知悔改，请两位禅师高抬贵手，让他回敦煌千佛寺去吧。”

尊胜禅师怔了一怔，说道：“他是敦煌千佛寺出来的僧人么，这我倒还未曾知道。那么他的师父是……”孟华说道：“他的师父正是千佛寺主持古月禅师。盼你们念在同是佛门弟子，准他回去佛前忏悔，接受本门惩处。”





尊胜禅师似乎颇感意外，沉吟半晌，说道：“古月禅师，戒律精严，料想他会管教自己的弟子，如此说来，倒是不用我们多事了。”

道显说道：“人言不可轻信。师兄，你怎能就凭一个陌生人的片面之辞，放弃了追捕叛徒的党羽？”说至此处，回过头来，陆地向孟华喝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快说！”

孟华缓缓说道：“晚辈姓孟，单名一个华字！”

尊胜禅师似曾听过孟华这个名字，吃了一惊，说道：“你就是孟华？孟元超孟大侠是你的什么人？”

孟华说道：“正是家父。”

道显禅师忽道：“孟家快刀，天下无双。令尊既然是孟大侠，想必你是曾得家传的了？”

孟华说道：“晚辈父子相聚的时日无多，虽得家父传授，只是略懂皮毛。”

道显禅师说道：“不必客气。我知道孟家刀法之中有一招云麾三舞，我们少林派的刀法之中也有此招，却不知异同何在？我久已想向孟大侠领教此招，可惜未有机会。请你演这招给我开开眼界，我先抛砖引玉吧！”

说到“抛砖引玉”四字，拔出戒刀，身形一起，随手一挥。路旁一棵树上的一根树枝已给他斩成三段，但却不是向同一方向落下而是左右斜飞，笔直掉下。这手刀法，快准之外，内力的运用也恰到好处。的确是上乘的快刀绝技。原来少林寺有七十二项绝技，道显禅师正是专研究刀法的。

孟华赞道：“好刀法！晚辈班门弄斧，还是请禅师指点。”说话之间，已见青光疾闪，那三段树枝每一段又给他削成三段，九根被削得整整齐齐的树枝同时落在道显禅师面前，他的话也刚好说完。道显禅师拾起来一看，每根树枝竟是一般长短！道显禅师虽然是少林寺中专研刀法的高手，这刹那也不觉惊得呆了！

要知用快刀斩树上的树枝，一挥而分三截，虽属难能，但树枝毕竟还是静止的。如今孟华也是仅用一招，就能把从三个方向落下来的树枝又各分三段，撇开别的不谈，“刀法”之快，已是比

